

T1319/1225

仙遊縣志卷之二

皇朝禮部員外郎

大德之仁

三千歲之為大平也

德曰壽曰富曰貴曰壽在德

其德者德也

其德者德也

其德者德也

其德者德也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弘道錄卷之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夫婦之仁

孟子舜之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錄曰詩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觀大舜氣象如此實所以開
其先乎從古雍和倡隨之風不但天子爲然下而匹夫匹婦
閨門之內莫不皆然至漢亦有房中辭樂高祖唐山夫人所
作其後武帝用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更作新聲自誇其妹何
怪其不古若邪

按史稱始皇浮江至湘山道遇大風問湘君何神博士以堯女舜妻對史遷遂謂舜巡狩終於蒼梧之野檀弓又有舜葬蒼梧二妃不能從之語意此時蒼梧尙在荒服未列版圖而舜旣倦勤禹攝大政何嘗再舉巡行之典諸家附會不經明甚孟子曰舜卒於鳴條今山西解州是孟子在史遷之前其說當自有據且舜年百有十歲二妃釐降於三十徵庸之日則亦皆百歲人矣安能遠涉萬里洒泣湘筠邪山海經注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謂天帝二女庶幾近之路史又謂舜女宵明燭光以母癸比氏隨商均就封故今巴陵有癸比氏墓其說亦誕要之湘江之神必非舜妃猶黔粵間蠻戰用象故祀象王曰有鼻而括地志宋類苑皆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鼻亭神窮崖絕徼非人跡可到豈非傳聞之誤哉

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錄曰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聖人未嘗斷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色亦非盡禍人也王之好色不當如是邪人惟昧此往往艷色冶容驕妬淫逸遂使天然之性反爲人欲之叢非聖王好色本意也

明道錄 卷之三
按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
天地一大夫婦夫婦一小天地也故軒轅妃嫫祖有虞嬪
皇英以至塗山翼夏有莘贊商在聖人皆須聖配而况其
下焉者乎卽以常人之家言之婦而賢則雍和肅穆而內
外咸理婦而不賢則諄語交謫而神人胥恫夫子曰未見
好德如好色子夏曰賢賢易色皆明其所重在德配而非
以色升也註云四者皆人倫之大而始又曰賢人之賢則
與交友重見叠出豈不自相矛盾邪後世不探本源惟徇
勢利如立后必從懿親尙主必拘門第馴至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職此由耳浴及末流士夫以昏姻爲市不妨魯莊

之待年豪富以攀躋爲榮何嫌鄭忽之齊大其弊也家室
未必和翁姑未必得徒取耀目前而錯其配偶究之其何
能淑哉

詩大雅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錄曰此詩之美太任也傳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是時殷之
適嗣方主天位未見危亾之形而天立厥配周姜太任太姒
邑姜休和福慶萃集一門自古后妃繼美未有若斯之盛者
安得不勃然興也然則太王王季文武豈敢自必哉亦惟曰
明明在下而已

周南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錄曰此詩之美太姒也匡衡曰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化之宜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其於關雎之詩何拳拳若是乎誠以聖賢之道篤於近帝王之治本諸身其盡善盡美內外咸備未有若文王太姒者也是故

堯二女聖矣不告而娶則雖有輾轉反側之情無由而見禹塗山賢矣辛壬癸甲至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雖有琴瑟鐘鼓之樂何自而伸且吾夫子大聖之門尙有出妻之憾寧不重有感於此哉

按家語後序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子思皆然故稱孔氏三出又檀弓門人問子思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之語則是夫子亦嘗有是矣考夫子十九歲而娶宋开官氏明年生子榮君賜而名鯉者开官氏也六十六歲卒者开官氏也至今尊爲聖配崇祀廟庭者开官氏也未聞夫子有更娶之事也若曰出妻可從祀乎其期而不必哭者父

在爲母齊期非分母與出母也至伯魚五十而卒有夫子之教化伯魚之刑于子思方在乳哺胡爲舍子而更嫁於衛邪且柳若之問子思之答明日哭庶氏之母奚爲於孔氏之廟故有有財無財之說而誤云子思之母已嫁故謂之庶嗚呼寃矣觀伯魚子思之母未嘗出則子上之母可不辯自明者蓋檀弓一書多記變禮之由每多引聖以証已說是以誣僞牴牾若此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錄曰愚觀葛藟之詠后妃能逮下而有得於作者之不費辭

也夫葛之覃兮后妃之事也以后妃之所事而爲衆妾之所稱豈待思而後得邪瓜苦栗薪周公之所不廢則樛木葛藟宮人安得而忘之哉可見古人之學非待外求雖婦人女子與大聖大賢同一軌也豈非自得者與

按東漢梁后云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無如婦人常性入宮見嫉或工讒以固寵或爭妍以邀歡至於正嫡尤恃分尊名順獨制閨幃專房絕席不肯循日御貫魚之禮甚者刻剔肌膚酷刑虐使此上有樛木下有嚙星古今不多見則以暱乎情止乎禮義者之難也夫欲天下長治久安必在信任親賢而親賢之多必在后妃仁而子嗣廣

引通鑑
卷之三
五
若后不能以仁逮下無論懿親寡少難恃卽有嫡嗣亦必
褊心鏗薄烏能擴大公之量以保我子孫黎民哉周家積
德累仁不特太王祖孫繼聖卽聖配連有四世所以嗣徽
音而百斯男非偶然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錄曰孟子之稱太王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人之咏文王
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豈非以王者之道造端乎夫婦邪夫
及時而美盛者莫如桃夭其新而孔嘉者莫如男女於此可
以見對時之懋焉可以見發育之情焉可以見萬民之樂焉

可以見和氣之充焉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猗與盛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祜之采采芣苢薄言禎之
錄曰婦人安所得而無事乎遵彼汝墳勤王事也魴魚頰尾
事亂邦也厭浥行露防侵陵也雀角鼠牙懼強暴也頃筐墜
之時不可失也使龙也吠戶不可警也然則化行俗美家室
和平不於采采芣苢之相樂見之乎

按古者娶妻以供祭祀爲重詩曰采芣采蘋言公侯大夫
妻之能奉厥職也禮君牽牲則夫人奠盎君獻尸則夫人
薦豆舉凡祭祀俱君與夫人主之卽卿大夫士庶家亦必

男婦共祭秦漢而後此禮漸廢所以后宮不設齋戒命婦不習威儀將對越神明而外潔其體內潔其心者既無享祀不忒之誼祇奉宗廟而優然如見愾然如聞者亦無夙夜在公之誠子婦之道謂何矣近世知禮之家每當歲時大祭主婦並同齋宿而俎豆必躬親馨香必手庀至期奠薦一如古禮於以妥考妣之靈而協幽明之理庶與詩言有合此禮不可不亟講也

大雅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

錄曰韓侯之事無可考然觀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可以爲燕矣而中葺之言不可以爲譽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可以爲慶矣而終風且暴未足以爲令此慶旣令居韓姑燕譽君子以是歸德焉

按格物論熊大似豕蒼色性輕健能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下攫而噬之此以柔食人者也埤雅云羆似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足能緣能立虎豹見之而瞑性嗜抉人心膽此以剛食人者也故獸之稱勇力者莫如能羆而獨受制於犬犬弱而捷巧於乘強若以數犬而逐一熊羆顧左則右逐前則後行不數里氣敗而伏群犬直前搯

嗾之立見其斃爾夫世之負大力而始終不至於顛踣者其所與敵皆可以絜短長較勝負者也苟遇非敵手此以其直彼以其巧此以其獨彼以其衆此亦勢之無如何者也至虎狀類貓秉陽之精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其光墜於地便成白石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生蓋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故嘯則風從也善以爪坼地觀奇偶而行又能畫地下食爲百獸之至靈不蹈穽檻不入淺草今之獵人攜載而至者非虎也貓爾真虎不可得一吼而人皆辟易棄弓矢者也亦猶龍之爲物性在淵泉不欲近人人亦不敢與之近古之所謂豢龍御龍豈得謂之真龍哉然則天下之以小噉大以似爲真者比比而是正不獨能羆貓虎爲然矣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錄曰咸恆之彖曰咸者感也恆者久也夫婦之道惟感而後有恆此卽和鳴鏘鏘五世其昌者乎若乃婆娑鼓舞無冬無夏以至株林夏南極矣所謂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者此陳國之所以亾而敬仲之所由興與蓋不待懿氏之占而可知又奚俟周史之筮而後見哉

按武王封虞闕父之子滿于陳以元女大姬妻之此昌後

之所始也敬仲爲厲公少子當御寇見殺羈旅奔齊觀其
辭官謗而止夜飲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納於淫仁也當是
時上卿則有高國才則管鮑寧成在焉仲無可效能下則
開方豎刁諸徒仲亦不屑與合故不居高位以安其身不
爲卜夜以附於正其光遠而自他有耀所以占之協吉耳
豈料後世子孫豆區釜鍾陰移齊祚致有嬀氏獨後陳而
亾哉

趙衰居晉時娶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伐
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文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衰生盾
文公反國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
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請於公立爲適子而使其三
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錄曰趙姬賢於人數等矣有容人之度有下人之德有知人
之明妬則不容驕則不下溺則不明婦人之常情也况以公
女之貴外妾之賤嫡子之衆庶孽之微乎其曰得寵忘舊何
以使人真能知糟糠之誼不僅葑菲之是求也又以盾爲才
固請爲嫡真能割肌膚之愛不但涇渭之是辨也卒之繼成
秉政媲美公族孰謂婦人而能不避親乎及原屏謀亂同括
被誅而下宮難作趙氏之澤幾斬幸盾孫武立而後閱數傳
三分晉室其所關豈眇小哉

列女傳衛宗二順者衛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夫人無子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幸也願出居外以時相見傅妾泣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事君不終一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二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反居內三也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古先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此逆道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欲自殺夫人懼許畱終養

錄曰夫人無子而傅妾有子固無害其爲嫡也而何有於分別又何有於內外乎若是則子固不可無而嫡或可損乎秦

俗尊華陽廢芋后若敝草菅豈其時固然邪抑孝成廢許后立飛燕班姬求外供養長信宮向故爲此諷言邪不然徒滋後世奪嫡立愛之厲階雖不傳可也錄以存疑義云

漢書陳平少時家貧爲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愧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謂其子仲曰吾欲以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獨奈何予之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因平貧負假貨幣帛爲聘予酒肉之資使以內婦仍戒其女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平旣取張女而後資用始饒游道日廣

錄曰當秦俗偷薄之餘而有富人張負之見可謂識英豪之

具眼矣夫以一鉏耨而尚吝何況有女如玉乎一箕箒而尚誇何況有幣如泉乎大漢肇興既有呂公之女章美於前更有張負之孫揚聲於後且能不以富盛驕人卒之婦道益修夫德益進所謂中饋貞吉者矣不可以爲仁乎

按婚姻之家動稱門戶相若止以貴賤貧富爲衡耳然有勢位之貴有道德之貴有貲財之富有抱負之富如所謂以賢配賢以德配德則未有能一及之者也道德之貴固不羨乎勢位乃貲財之富每輕視乎抱負據其目前逆之異日望望焉惟恐委掌珠於溝壑故山野之夫終身難謀一婦而攀緣齊大填戶蹇修恐不得當則豈無始終遞變

先後互移昔廢屨而今華屋前鹿車而後驄馬者乎平愧娶貧女而富人亦莫與之倘無張負之知平將終身不娶倘盡如平意貧女將必不可得賢夫平號智者而不能破世俗之見何戶牖富人之不若邪

宣帝初爲皇曾孫遭巫蠱事養于掖庭許廣漢爲暴室嗇夫因與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以舊恩甚厚廣漢有女字平君年十四五卜當大貴賀請適皇曾孫一歲生元帝及宣帝卽位立許氏爲婕妤時霍光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在廷議立后皆心擬霍女亦未敢有言者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

錄曰霍氏之禍其諸萌於此與夫機之所動甚微而所關甚大矧人皆心擬而光獨不自擬帝豈不知人心所竊擬與其求劍有自來矣及乎少夫之進帝將思之已熟其不言指非不言也向之指可露今之指難明也光弗署衍帝可恕光乎史氏不察以爲萌於驟乘縱然薄乎爾矣

按與同患難貴而下之中材之所不爲况后母儀天下事無有大於此者帝何不明詔羣臣以許氏蚤配朕躬久執劬苦允當正位中宮光茲大典於序則順於理則宜卽羣臣有言光女亦當昌言大將軍兩世夾輔禮絕百僚子孫與國同休不必以戚里爲重俾光曉然於禮之正事之常

而不以是爲嫌則妻顯邪謀或亦因斯沮息矣計不出此而托意他端匿情示指彼以爲囁嚅而不敢也而遂肆行其毒卒之許后凶終霍氏族滅君臣夫婦之間皆不能保全差於毫釐之一念而釀成滔天之大惡隱忍之於明決相去不誠天淵哉

明帝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遂立爲后后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旣正位愈自謙肅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時楚獄連年不斷坐繫者甚衆后慮其濫乘間惻然言之帝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

多降宥及肅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王論議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日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秉此道以不負先帝

錄曰馬后之諡爲明德也宜哉夫女陰之體也柔之質也故多尙侈務得好樂喜施厭肥飽梁安居宴逸此其常也而况貴爲母后乃益務勤儉如衣大練置蠶宮卻遊娛諫楚獄絕外恩拒禱祀皆非虛名貌飾而真德實意流布於二十三年之間不可殫述后蓋不以陰體自居柔質自累而所慕在乎竹帛則所志幾於聖賢矣信乎兩漢之間無能及也

按后躬行節儉矣而兄廖猶慮美業難終引半額全帛之謠爲深戒廖能勸成德政矣而子弟驕奢無度不能教勅自違楊終之規豈厚於責人薄於待已邪抑亦見慎終於始之難也夫鄧后謹矣而貪戀權位梁后賢矣而縱容外家以至竇氏利立幼昏何氏升用兄進竟召外兵卒亾漢室使如馬后鑒西京之轍不關政事馬廖辭外戚之封不處樞機則型範甚邇豈不於前有光哉而並不能自克是以東京戚族齊德並賢不得不推馬氏爲冠也

宋弘爲大司空時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

引通鑑 卷之三 三
令主坐屏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錄曰此郭后將廢之漸也夫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帝之自言如此所謂貴易交富易妻也弘父向以不附董賢抵罪其得於庭訓有素矣况能止繁聲卻好色著於朝廷者帝獨不聞乎何爲其發言之謬也雖然帝不足論爲湖陽者竟忍聞於鄰國傳之史冊乎

唐書文德皇后長孫氏性仁孝儉素嘗與帝從容商量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房君事上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

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游畋妾雖沒九泉誠無所憾嘗采自古婦事得失爲女則三十卷上覽之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今崩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爾及葬昭陵上念后不已乃于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

錄曰九人治外邑姜治內陰教之益誠非細故也惜唐太宗非武王之比豈其巢刺王妃未立曹王子明未封惟恐規諫之言不聞故昭陵之望恆切乎至才人武氏入宮之後將不如是拳拳矣

按三代而下帝后莫善於宋莫不善於唐宋曹高向孟世

濟其美唐武韋楊張世播其惡推原所來由太宗貽謀不
臧始也何也弟妻可寵則父之才人何不可立父之才人
可立則子之婦又何不可冊唐室之禍起於武極於楊而
明皇之納楊高宗之召武實皆鑒於太宗之已事雖帝範
十二諄複訓戒彼固法行而不法言寧知其後摘瓜翦宗
甚至唐易爲周帝奔于蜀乎假使太宗克正人倫屏斥明
母則雖納武氏高宗自不敢再立爲后明皇亦不敢奪取
子婦而亂萌無自生矣嗟乎有唐宮闈之失其機在於長
孫后之早亾倘得此良佐與帝偕老終始盡規則子明之
母焉得寵都督之女何自入乎一人存歿所繫國運之重

如此若帝之所悲徒作無益爾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
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誠不學聞古人不以富貴而易其
妻此臣願也上乃止

錄曰敬德剽悍之將也豈其於風人之旨有所聞乎縞衣綦
巾似非奪稍之快而副笄六珈益表委質之親矧若杜荷房
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紛紛尙主安所不可而顧卻之卻之何
意也知足不辱非但思患預防而已此加於房杜數等卒以
晚節益修優游自得獨全恩禮君臣之間善始令終無一毫
之猜忌豈不美哉嗚呼閨門之際可謂仁矣

臨安志吳越恭懿太夫人吳氏名漢月錢塘人性婉淑慈惠奉文穆王元瓘而生俶居常節儉惟衣布練每聞決重刑常輦蹙以仁恕爲言諸吳有遷授者皆峻阻之入見多加訓飭有過必面責之故終夫人之世無驕恣者

忠懿王妃孫氏名太真亦錢塘人性端重每延接姻親洎諸宗屬皆曲盡恩禮好讀書通毛詩魯論義尚儉約非受叅謁宴會未嘗盛飾俶之征毘陵也妃居國城遣內侍撫問諸將及從征將帥之家中外凜畏如奉王焉

錄曰史稱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於一方百年之內虐用其人而其子孫繁衍迄今綿延不絕較之五代何止霄壤蓋其閨門伉儷之賢有以培養元氣此表微者所以錄之也

宋史仁宗慈聖光獻曹皇后明道二年聘入宮景祐元年冊爲后熙寧元年尊爲太皇太后性慈愛每神宗退朝稍晚必自至屏宸候矚間親持膳飲以食帝帝常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後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獄人以爲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摺至

於詩其過微矣不可以冤濫致傷中和軾由此得免

錄曰曹后之謚爲光獻也宜哉其明達國體真帝王之度而燕薊之諭尤可爲萬世法厥後王韶熙河之役种諤綏州之迎紛紛兵革塗毒邊陲王安石李憲之罪上通於天而慈聖長老仙逝地下卒不免如所慮其有關於天下國家治亂安危者不小至憐才一事猶不能不爲於邑軾也何其幸哉他日哭之失聲亦爲晚矣

英宗宣仁聖烈高皇后父遵甫母曹氏光獻太后姊也自少往來內禁時英宗方育宮中與后年同仁宗謂光獻異日必以爲配旣長遂昏濮邸生神宗治平二年冊爲后神宗尊爲皇太后

摺宗尊爲太皇太后臨朝聽政首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遣使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又起文彥博於旣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力行祖宗故事光等至並命同心輔政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前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道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戎而宇內復安契丹戒其邊吏勿復生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及廷臣請受冊寶于文德殿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况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稱爲女中堯舜

錄曰堯舜聖人之至可以加之女后乎蓋堯舜之道中而已

矣當時之君太過者急於勵精不及者靡於紹述孰不以堯舜自期然而未敢許也以一母后實能惠養元黎仁而不失之柔力行故事斷而不過乎剛至於新法之罷閭閻小民若去塗炭而就衽席羣小之黜朝廷者舊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使繼體之君世世由之則堯舜之澤垂於無窮宋之元氣爲不衰矣惜乎社飯未終國事全改羣凶得志而堯舜亦無如之何矣豈非世不常有者邪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治平三年歸潁邸潁王卽位立爲后摺宗尊爲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瀆上下之分族黨有援例以恩換閭職及爲選人求京

秩者后曰吾族未省用此例何庸以私撓公一不與及摺宗倉卒晏駕獨決大策徽宗立請權聽政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凡紹聖元符以還所斥逐賢士大夫稍稍收用之故事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聞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顏色纔六月卽還政

錄曰趙宋一代而有四后媲美增光簡冊觀其懿德之最莫不以賓召故老褒錄賢士爲首務而抑奪私恩損已愛民爲常法迄今鮮有其儷嗚呼可謂仁矣

摺宗昭慈聖獻孟皇后宣仁太后選入宮立以爲后宣仁崩章惇誣謗宣仁與后又陰附劉賢妃遂與郝隨構獄歷崇寧靖康

引通鑑 卷之三
金人陷京城時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獨存張邦昌尊
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受百官朝垂簾聽政及聞康王在濟后
遣尙書丞馮澥李回及兄子忠厚持書奉迎命都指揮郭仲荀
將所部扈衛又命御營前軍統制張俊逆於道王至南京復遣
宗室士儂賚主寶乘輿服御奉康王卽位尊后爲元祐太后迎
歸行在終老而崩初后受冊日宣仁嘆曰斯人賢淑惜福未厚
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後皆如所云

錄曰愚觀光獻宣仁欽聖之爲后也若春風和氣優游於不
識不知之天而昭慈孟后有如秋霜露日濯而復光晦而復
明者然皆不失坤慈之則陰教之理固可以見祖宗積德之
慶然亦豈非羣后率德之宜也乎

按蘇軾論君薨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則先君之弟若
兄弟之子當立者奉爲攝主子生而男則攝主讓子生而
女則攝主立而引曾子問孔子之言及周公魯隱公季康
子居攝之事爲證誠古今不易之道也公父文伯之母如
季氏外朝內朝皆不敢言而惟言之寢門之內况嗣天子
長矣而猶女主當陽臨百官兆民之上豈先王之令典哉
宋朝家法遠過漢唐而曹高向孟尙未免蹈襲馬鄧故事
則後人習見母后之攝而不知其非也雖然神拮之際世
旣漸趨厄會小人進用制度紛更苟非諸賢后迭相維持

引通鑑 卷之三
救其闕失則播遷之禍能待宣和靖康時哉元祐太后事起倉卒尤不可以平時相例天命人心一綫所繫雖運必中興而京城不至再罹瘡痍較之靈武旋駕尤易非后之力不至此總之四后用人行政並無纖過爲諸帝所不及况謙退之素出自中誠與貪勢固位者實相逕庭然而卒不可訓者婦德難恃也

孫復隱居泰山年四十不娶故相李迪守克見之歎曰先生獨居無偶誰事左右不幸風雨侵尋日暮飲食疾病不時奈何吾弟之女可以奉箕帚復固辭其友石介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遂娶焉李亦甘淡泊事其夫曲盡時人莫不賢之

錄曰愚觀孫明復之事而嘆李文定之不可及也夫觀化一方固當以士行爲最習俗爲先其妻復也不但以貴下賤成一一人之美而實懲人無後崇大化之源且以正薄俗之澆漓全處士之高蹈厥後明復說書邇英不負所舉李亦安貧守禮無忝所天皆可爲後世法也

按擇配必取賢德非但男之於女卽女之於男亦宜無不如是世人娶婦以色至擇壻者徒慕富貴卽中葉所謂門第相高用爲譏議者并無其風觀文定之事可以興矣夫相家女不妻公侯貴戚而乃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克之人

此其識見萬倍尋常雖然女亦非恒人也假使身珠綺而口肥甘不慣樸素則北門有謫諍語失歡明復何由終遂其高哉文定亦必量德之相當而作之合不尤其伯不怨厥天其漸靡乎大家風範有素矣

劉庭式未第時議取鄉人之女及登進士女以病喪明或勸納其幼女庭式曰吾心已許之豈可負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妻死庭式通判密州逾年不復娶時蘇軾爲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亾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乎軾深善其言

錄曰妻者齊也孔子曰戒之在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聖人之意正恐緣色生愛流於淫僻將以防禍亂節逸欲也詩不云乎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若庭式者可謂能好德而不爲物欲所移矣進於孔門乃所嘉許豈但軾之深善已哉

周行已字恭叔早年登科未三十受學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後女忽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錄曰伊川之嘆美深有反已自克之意與人爲善之心若睂山者未免徇乎情鄰乎薄矣此洛蜀之所由分又豈但哭則

不歌歌則不哭已哉

呂黃舉進士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黃曰君不爲欺又何辭焉遂娶之生六子其五登科一卽丞相大防也黃官至比部郎中

錄曰愚觀七出之條無所謂盲者則固無害於可妻也至論惡疾無子亦有所不忍焉蓋閨門之中恩勝於義其人故無疾一旦有之雖聖莫能保也其情爲伉儷孤而棄之雖愚莫能問也先王之權制豈誠不思哉思之則必有以善全之矣按家語有出妻之條春秋著大歸之義如所謂不順淫妬竊盜皆悖德也其出之宜也若夫多口舌謂其間親亦微

過耳至於無子無以承宗祀惡疾難與共粢盛所關似大然此天實爲之於婦道未有乖也且世有無子而善撫他室子如已出者至今賢母之名流輝彤管其又何以稱焉若不幸而有惡疾在漠不相關者猶憐之矧以伉儷之好而忍棄之如遺邪先王原人情而著訓則其所以順男女之際者當必有至當不易之道而家語一書非朱子所恨不見之古文真本明矣

弘道錄卷之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昆弟之仁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此十
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錄曰通鑑前編云謂之氏者猶言朝代也謂此二朝有此十

六人又謂之十六族而非一母四乳如周有八士之類也或者不知以爲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之八子豈皆堯之庶弟與大抵荒遠之事君子闕疑可耳

按路史稱蒼舒伯益禱演大臨龐江寔堅中容叔達爲八凱劉敬叔異苑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爲八元與本傳異夫曰世濟其美則此十六族原非一代之才一姓之人可知而八元伯仲叔季鴈行不少紊亂似屬穿鑿寶積記謂之八神又曰八英八力皆比類而加之名亦猶東漢之顧廚俊及特非自相標榜者爾至言堯不能舉或不皆盡舉夫豈久抑人材之謂哉况八愷地平

天成亦豈悉爲禹佐八元布五教于四方豈皆爲契之屬與國語言少典娶有嶠氏生黃帝炎帝則一母之子矣而帝王世紀謂炎帝母女登黃帝母附寶且炎帝後尙有帝承以下七世至榆罔而後黃帝繼焉抑何年世相去之遠也書之不可盡信大槩如是

孟子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錄曰鄭莊之於叔段所謂藏怒者也晉獻之於桓莊所謂宿怨者也不惟藏怒而且誓母于城潁焉不惟宿怨而且詛無畜羣公子焉中庸曰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卽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則不能親愛傲弟又烏能格頑嚚之父母哉

詩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
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錄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范
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朱子曰其遜隱微無迹可見
也今觀詩人之辭知王季之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
然而不由於勉強然則太伯之所以讓其弟者又非因其心
之自然而有待於勉強乎如此則人何得而見亦何得而稱
無俟隱微之一言而自明矣

按自古謂昌有聖瑞古公欲立季以傳昌其說不知何據
觀太王當日初無舍長立幼之心卽太伯仲雍亦非迎合

父意而故爲採藥以晦其跡也且王季之所以友其兄者
因心自然無待勉強豈有意嗣位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
乎今讀皇矣八章一歸於上帝監觀求民之莫故於太王
曰帝遷曰帝省曰帝作於王季曰帝度曰帝祉於文王曰
帝謂則是西顧之眷實天心之所屬太王不能有私意於
其間也太王旣無立季之意又豈得有翦商之心哉

小雅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旣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
壽豈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無相猶矣

錄曰二詩措辭切中漢七國之弊觀淮南好客楚元設醴何莫非孔燕也然無豈弟之德故終鮮樂壽之休厥後鑄山煮海招亾納叛所謀紛紜叠出祇自速其斃而已又豈但繼世而立多猜忌之間已哉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錄曰或問夷齊之讓國後世何以皆不及乎曰事之無始於前者理則從天而出從地而生未有不善也有始於前者後必以人間之以意踵之萬有不齊也是故夷齊之於父命因事以制義而無心以博後世之名後人之於兄弟假義以興

事而有意以掠古人之美此其所以異而召亂亦在其中矣周書武王有疾弗豫周公爲壇于南方植璧秉珪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公乃爲詩以貽王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日子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

漂搖子維音曉曉

錄曰王與叔雖有君臣之分公以手足視之本皆同也王疾則代叔誅則忍有以異乎夫邁厲之與構亂雖殊其動搖王室則一也是故丕子豫則民罔不祇鬻子逋則民罔不侮然則植璧秉珪與破斧缺斨聖人寧有異心哉其哀我人斯易地則皆然也其曰貽者流傳致遠之稱流言之起茫昧無根夫苟默而不言王室忽然有難誰其知之又誰其使之仁者固如是乎今觀其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聽者豈不知鴟鵂之惡不可追而拮据之苦爲可信哉此其感人之深何等忠誠懇到其於屬辭比事之間真如風之動物然則天之雷電以風豈無所由而致之乎

按尚書本註方流言之初未知何所自起二年之後始知流言之卽出管蔡曰罪人斯得者蓋是時三叔武庚已叛公又作詩貽王王之疑公漸已釋去旋感風雷之變載啟金縢之書於是豁然大悟親迎公歸命往征之前後凡六年事乃漢孔氏謂居東卽是東征豈有王方疑公公遽興兵討之將請命而往乎抑不請而擅誅之也故蔡氏註辨之甚悉第詩註猶仍孔氏之見讀者詳之

左傳晉以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立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爲餘子其庶子

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至是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隗種也公許之以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錄曰趙宣子之請族其有感於姬之請嫡乎雖然宣嫡而趙族世括族而趙嫡亾然則旄車安在哉公族安在哉是以君子貴乎有子也

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穆子有廢疾辭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請立起也起與田蘇游而稱好仁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

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爲公族大夫

錄曰韓與趙三晉之巨擘也故獻子不背趙孟以爲知義起與盾巨室之大木也故無忌不先韓起以爲得仁雖然義立而後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斯三晉所由盛而曲沃所由分與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

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錄曰宋宣之致國於穆公左氏以爲知人公羊以爲首禍將何所折衷乎夫堯舜禹益之事由於自然之命天理之公也故可萬世而無弊穆宣夷馮之事出於爾我之情報施之私也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於趙普之再悞而子馮之居鄭愈於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其初心矣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魚氏世爲左師

錄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父子之分紊矣所以卒致華督之逆目夷固請以立茲父兄弟之倫正矣所以克繼齊桓之霸然則飾讓國之虛名卽其假仁義之實效乎要之父死子繼者萬世之常兄終弟及者一時之變非常非變亂之階矣

按襄公此時之讓似出至誠然國聽於君家聽於親使不灼知子魚之賢則祇當恪遵父命不可徒事虛文以襲美譽使果真知其仁則旣爲左師自宜舉國以聽專一信從不唯申克讓之初心且闕已責人之過因言省改亦未必有孟之辱泓之敗豈非始終有光者哉何乃恭前倨後兵

敗股傷至死不悟君子是以窺其讓之僞也

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爲襄仲聘焉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盡室奔莒以從已氏也魯人立其長子穀是爲文伯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錄曰魯文之世殺適立庶而乃有穀與難之讓可以愧襄仲矣而卒不免於廐埋之慘者何也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慶父之弑般及閔與襄仲之殺惡及視一也雖欲不死其可得哉議者謂難不聽公冉務人之言則迂矣

漢書河間王德武帝兄也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以金帛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世舊藏多奉以奏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悉皆先秦古文若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諡法聰明睿智曰獻因諡獻王

錄曰自漢祖溺冠罵儒之後世傳諸侯王或數百率多驕縱失道悖亂凶慝無所不至豈天之降才爾殊哉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彼儒者誠何負於天下乎二帝三王所爲以標準

後世者具載於書此其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出於
中尉常麗之口視彼安於鳩毒利於危亾者何其懸絕哉史
稱大雅卓爾不羣河間近之嗚呼可謂仁矣

東海恭王疆郭后子明帝兄也建武二年立爲皇太子十七年
而郭后廢疆常慙慙不自安願就藩國以奉養母氏光武不忍
遲回者數歲至十九年六月詔以皇太子疆崇執謙退父子之
情重違久之其以疆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

錄曰愚觀承運登興之主每事鑒於已往瞭於將來其易東
海正以維時之艱也有如明帝之賢而不預定於先漢將復
不振厥後永平元年疆果以病薨是帝已覩於將然矣論者

謂東海稱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因心之友愈深雖興
廢不同其於父子兄弟至性無間然也

按漢明於兄弟之間備極友愛千古無議之者然當廢立
時光武遲回不忍而帝並無片言遜讓偃然居之豈預知
疆之早亾志安社稷而不必務小節邪况疆崇執謙退不
名一善曲體親心奉養母氏仁也母后旣廢力辭儲位義
也退就藩國不履危疑智也務自儉約死生一致禮也至
誠感帝不爲厚葬信也具此五德以嗣神器詎不足以光
前業而保永終乎晉時劉曜立世子穎穎辭曰父之於子
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

熙以成聖業慕容儁臨終屬太原王恪恪亦言若以臣能荷天下之重豈不能輔少主明帝視此則不無愧矣雖然晉武至孝而弟齊王攸亦極孝友至親且賢宜贊朝政乃信荀勗馮統等之譖逼令就國致攸抱憤而殞武能盡三年之喪而不能終同氣之愛未可謂能推者若漢明克盡友于始終無間宜爲千古歎美也

東平憲王蒼明帝弟也帝素親愛之永平十一年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賜手詔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日者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

枚諸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錄曰東平之樂善千古美談也夫美者善信充實之謂若彼招致游士聲名聞望昭著顯明者皆非善信充實之謂也矧作金龜玉鶴刻符造瑞者乎帝之大其言良有以也或曰爲善最樂者蓋無所爲而爲之也無所爲而爲則亦何所往而不見其樂哉

按善原於性故仁義禮知總名曰善而仁又曰元善曰善之長蓋聖賢教人不過期於善而止善能實有諸已則可造聖人君子之域此夫子所以有願見之思也然善必須見諸爲而爲善最樂一語創自東平夫富貴不與驕奢期

而驕奢至誰肯效簞瓢陋巷之子拳拳服膺而不改者王之賢可謂過人矣天下止有善惡兩途苟樂於爲善則自不爲惡聖人每事盡善雖本性之乃君子希聖之功必從明善遷善始觀帝手勅數語友愛之情纏綿懇惻且獨有味於斯言而贊其大其亦有樂於此也夫

姜肱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家世名族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系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諸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貌以聞肱匿幽闇處以被韜面言感疾不可風工竟不得見

錄曰按謝承書肱繼母年少性嚴肱感凱風之誼而兄弟同寢不入房闈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肱之篤行若是可謂能慰母心者矣夫聖善令人者發之乎聲也祥撻覽代者徵之乎色也隰哀原急者釁之乎招也瓶罄罍耻者痛之乎往也是故母子異室兄弟同寢不發聲矣兄友弟愛因心著聞不徵色矣徵聘不聞黨禍無與不釁招矣色養而終全體浩然不痛往矣質諸孔門豈非所稱貧而樂者哉

晉書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後漸有時譽朱

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朱遽奪反之自後賜祥饌覽
輒先嘗朱懼遂止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召先是呂虔有佩刀
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苟非其人刀或爲害虔謂祥
有公輔量特以與之祥臨薨以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後
果奕世多賢興於江左覽六子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
治書侍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尙書郎彥字士治中
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裁子導爲名宰相

錄曰祥之事親無所遜覽之事兄有可委父之失愛有所爲
母之殘虐無所因卒使孝子悌弟萃於一門禎祥和氣興於
奕世此乃天假之以成二子之名且以延東晉數葉之祚也

晉元膺命導實啟之其兆已先見豈非順德之所感哉特是
呂虔之事未足深信其亦豐城雷劍之類乎

唐書宋王成器申王成義玄宗兄也岐王範薛王業弟也邠王
守禮從兄也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
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興慶坊玄宗卽位興慶本龍潛舊邸
因以爲宮西南置樓題曰花萼相輝樓上時聞諸王音樂聲咸
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宋王尤恭
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上尤愛重之嘗與書曰魏文帝有詩云
西山一何高高處常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
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生羽

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昔陳思有超代之才文帝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仙丸之效邪頃因餘暇得此神方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錄曰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立宗功盛德尊而五王虛中順應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手足相孚心氣相感友于之意油然而生當是時社稷永安蒼生悅豫大善而吉不問可知矣夫旣至誠懷吾之德是以展布謀猷恢張治道大君之志暢然得伸此開元之政所由並美於貞觀也夫何間然之有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以來皆旌其門高宗麟德中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謂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至更相責望遂起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自然雍睦錄曰忍者其不忍之心乎不忍之心天心也九世之族天性也以天心而合諸天性其視九族猶一人九世猶一日也何不可共之有若徒以強制爲義而無惻怛慈愛施行於其間則斯忍也其忍心之忍乎張公之意殆不如是

按史論皆謂高宗柔懦有餘公藝不當書忍以對抑知高宗所少正在於忍乎夫忍者以公勝私卽克己之謂也故

情欲不可縱則用忍以斷之而閨幃之事不乖矣私愛不可徇則用忍以割之而尊卑內外之限不踰矣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不可不各盡則強忍以赴其不足堅忍以制其有餘而天理不泯綱紀秩如矣苟能克之內而王后蕭妃外而長孫褚韓親而太子諸王可以少存矣故必有所大不忍於此而後能行其忍於彼至誠惻怛之心所以果其遇事強制之力也若徒曰強制有如防口防川事故之來紛投粹出安能持久不變乎公藝第示其端而中未必無深意覽者不可不知

元德秀字紫芝爲人質厚少緣飾以不及親在而娶遂不肯婚人謂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及兄子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玄宗在東都大酺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會集德秀遣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蔦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歲滿去愛陸渾佳山水居之不爲牆垣扃鑰歲饑日或不爨彈琴以自娛房瑄每歎曰見紫芝省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弟結字次山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大夫皆無之生六十年不識女色未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

錄曰愚觀魯山之爲人悠然若太虛無一塵之翳浩然若澄淵無一沙之滓其躬乳兄子尤曠古所罕聞見然晉史稱弟子綏服攸喪三年而唐史不著魯山兄子之名亦無制服之義乃特述次山之慟要之慟者情也服者義也以慈養兼無後二義律之其當制服明矣史果闕文也哉

按荒淫貪佞綺紈梁肉處富貴而能不移於此者有幾人哉夫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入之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入之今人本求富貴而上冒曰功名亦未識此二字之義矣蓋名之所該甚廣道德中有名焉事業中有名焉文章節義中有名焉其立功者或在社稷或在蒼生創百

世之規條貽無窮之利濟非小小補苴而卽可紀於太常崇之俎豆者也故一代無幾人或數代而間出才難如此豈今之富貴人可妄擬哉假令惕然於荒淫貪佞之不可耽淡然於綺紈梁肉之有可鄙則亦可爲庸中佼佼矣然有志功名者必於取舍之分立其基若房琯之嘆次山之慟皆足以砥廉隅而挽世運士君子其勗諸

宋史太祖皇帝性仁孝質任自然弟晉王光義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爲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炙以分其痛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

錄曰陳橋之變晉王與諸將先發後聞所謂實始翦商也然

則龍行虎步已著於日光相盪之頃而太平福德又形諸灼艾分痛之時無何斧聲燭影僧文瑩輕信以悞李燾燾復傳疑以悞胡陳二子故丘瓊山特據正史以明其誣愚謂後世所以證成太宗之惡者祇以他日處弟之薄故先疑其負兄之情待姪之殘故懸擬其無君之罪觀太祖友愛天性如此太宗縱有異念何忍遽萌乎

按宋太宗爲人雖未可稱悌弟亦非殘刻不仁之甚者也彼德昭自殺豈太宗素萌殺姪之心乎至秦王之不得其死止因趙普一語陷其君於賊恩而留千古之遺恨耳方其問普之時正公私交戰之會及普言進而攘據之私心

遂確乎其不可拔普又恐貽已身後患百方羅織以致廷美不得延喘於親兄之世則是廷美之貶且死全由於普而非出太宗之本心明矣雖然太宗不得無罪也因太原軍中之疑而忮其姪因趙普一誤再誤之說而慮其弟私念一萌甘蹈不韙私之賊害夫仁也如是夫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恐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也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

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
地下今何顏謁家廟乎於是出恩例俸賜均惠於族人盡以餘
俸置附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莊

錄曰此文正未達之所志與已達之所施自書契以來惟公
獨擅其美然推其所以能然者其故有四一曰存心之公二
曰奕世之賢三曰風俗之厚四曰君德之隆蓋自其爲秀才
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此識見而後能有
此度量此其存心之公一也以純仁等爲之子其繼志述事
有不以公之心爲心者乎此其奕世之賢二也今置附郭常
稔之田千畝不惟忌毀日招覬覦滋起且不得子姓之賢者

經理之侵肥逋賦何所不有奚能安枕而長享乎此其風俗
之厚三也至公之立朝剛毅正直旅進旅退未嘗依阿取容
若非遭遇聖王安能始終自保出其餘祿以贍族人乎此其
君德之隆四也後世不幸或宗族爭長競短或身後甲是乙
非或逢時縮首浩歎或遭變甘心陸沉區區企仰古人何能
及哉此其存心公私之攸分子孫賢愚之攸別風俗美惡之
攸殊世道升降之攸繫不但敦宗睦族已也

按世曰同宗謂同此宗所自出所以別於同姓也曰同族
謂比族而居又以親乎同宗也則凡一族之子服屬雖有
親疎祖宗原同一視義田之舉豈非千古盛事亦創事哉

然觀文正規條貧者歲粟不過以斗計布以丈計其在貧而向學者雖云優厚所增未至倍蓰舉凡嫁娶喪葬之空乏皆取給焉蓋其時風氣未奢人心知足出納無私故可傳之經久邇者世趨日薄習見倍侈若以斗粟尺布相遺未有不成乾餱之愆者非惟不能見德反以斂怨既有以灰好義者之心矣誠得賢子孫綜理之而此多彼寡浮言迭興縱無心於要譽而且不能免謗又有以阻任事者之氣矣倘久之而視爲己產私相鬻賣其弊尙可言乎無怪乎古今人之不相及也

司馬旦弟光友愛篤至旦年將八十光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居洛旦居夏縣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乃幡然就道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爲長者之言

錄曰同人之卦二以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其光之謂乎五以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其旦之謂乎故一則離明致主爲天下之快覩一則中誠格物伸天下之大誼百世有餘慕焉按兄弟之道義取手足或曰墳笮蓋以同父之親元屬一

體家庭聚順當以恩勝義也然書稱友于兄弟詩曰則友其兄言兄弟而重之以友則友自又一倫也友者責善規過以觀摩爲益以比匪爲傷故樂羣必因敬業離居則有思賢不第風雨雞鳴聯牀共影等之怡怡也以友爲愛必期忠告則平居當以道德相親如二程之自相師友當官則其勵清白如李維李綸之投杯江水臨大事則又當如王安國之阻行新法曾肇之引翊正人盡其說而無所撓焉果能是而德業日進弗墜家聲始爲天倫樂事故古人取義必有微意寧僅死喪急難之孔懷也哉

弘道錄卷之四終

弘道錄卷之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四世孫遠平補案

朋友之仁

通書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錄曰此萬世賓師之分與堯舜同其尊榮故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嘗直擬之以太極也夫易更三聖圖始濂溪發先天後天之蘊奧者孔子也發

孔子太極之蘊奧者周子也故太極之未判也渾於不識不知之中而極乎無聲無臭之際其已判也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孔子何以爲太極乎方其未發也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無所不有及其已發也中正和樂之德隨感而應無乎不宜實一誠之權輿萬化之橐籥也就其光輝發越而言天以陽生萬物其道顯矣而聖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有所窮盡乎自其靜深有本而言地以陰成萬物其德微矣而聖人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何有所止極乎四時行焉者春夏秋冬也子以四教者文行忠信也其所以因材而篤物各付物五行之

生各一其性也是故合而言之全具乎夫子之身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曲成於物物之內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而所謂賢於堯舜者正以其教化之無窮所謂自生民來未有者亦以其道德之高厚也三子之言一理而已矣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此孔門言仁之始所謂徹上徹下語也夫天下歸仁者堯舜之事業也無一人不得其所無一物不在性分之內所謂放之則彌六合也克己復禮者聖賢之全功也無一念不

引道金
合乎天無一事不中乎禮所謂卷之則退藏於密也此仁道
之極致心學之淵微何有待於外哉夫允恭者堯允塞者舜
究其功自視聽言動始故必先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動爲
天下道言爲天下法四勿之語有自來矣不徒問仁而必請
其目不徒請目而能事斯語哲哉顏氏子其以仁爲己任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錄曰愚觀孔門勸勵之實萬世敦篤之誨今去聖人千八百
年猶可以自勗也夫三月不違者非以天道小變之節過此
而不由也日月至焉者亦非今日進而至明日退而不及也
蓋以顏子之心融默識終日不違約畧三月之久純乎天理

之全如之何其可及也其餘則穎悟幾於顏子而擇善未精
德行同於一科而美大未至或一日之間清明純粹天理昭
融或一月之間不遠來復無所祇悔雖未能中心安仁決非
君子而不仁者矣此聖人之深意豈有所貶損於其間哉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賢哉回也

錄曰此可見三月不違仁也夫簞瓢非旦夕之移陋巷匪一
時之事人惟不堪其憂故不能久而安焉回也天理昭融私
欲淨盡方且心廣體胖而忘其貧見大心泰而無不足故曰
不改其樂此與未若貧而樂同一樂字善學者合觀之可也

引通錄 卷之五 三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錄曰此孔顏之分別未達一間處夫所謂不改其樂有時或未然矣至樂在其中則渾然天理不可爲窮盡不可爲方體其實無大相懸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

錄曰顏淵死天不愛道也魯西狩獲麟地不愛寶也皆足以致夫子之慟也子嘗曰自吾有回則門人日益親蓋聖人之身乃道統之所屬道在不言身身在不言道天喪予者愛道

之至也道傳於萬世聖人猶不死也此可見顏子繫道之重師友關仁之切孰謂五倫之末可不究乎此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錄曰此可見曾子之確也夫請事斯語優爲之者也仁以爲己任固執之者也上智之資故曰明睿學知之資故曰弘毅其致一而已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夫子嘗稱雍也可使南面故告以出門使民皆南面事

也今由此言以想仲弓之形容尙可見其寬弘簡重之度量
聖門若回若雍皆居德行之科者以此言始聞而心解力可
到而踐行雖欲不請事不可得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
其仁焉用佞

錄曰聖門以仁爲首稱仁者佞之反佞者仁之賊也若雍之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內外已無怨矣故或人之言如此蓋當
時之人亦知仁爲美德若得兼有口才便不可及非徒惜之
也世俗以佞爲才而不知其不可如有德者必有言則是仁
而非佞矣蓋仁爲心之德聖門不易言也不知其仁卽如答

孟武伯之語亦非不許由求赤之仁也讀者可類推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詎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矣乎
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詎乎

錄曰牛之再問非無爲也彼方見顏冉所告皆全體敦篤之
功而已之所告乃語言辭氣之末然不知非禮勿言克復之
條目爲仁之切要乎非但爲多言而躁發也苟能謹於言而
不放以達於耳目周身之間念念不已克已復禮端在是矣
惜乎不達爲難之旨不聞請事之言徒知多憂多懼此其所
以異於顏冉之學也與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錄曰此於學者最爲切近蓋未能如見大賓必先自處以恭未能如承大祭必先執事以敬未能不欲勿施必先與人以忠因遲之粗鄙夫子所以深箴其病與他處言仁者異矣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錄曰孔門問仁之屢者莫如樊遲而卒未能傳道何也蓋求仁之學無所爲而爲之也聞謀道不謀食矣未聞學稼學圃也以遲之親游聖門猶且淺見如此而漢儒董子乃能知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非實有得於先難後獲之旨者與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錄曰愚觀子夏之言非但發夫子所未發千古而下真不能違也夫有天下者之必於舉直錯枉何哉蓋是非邪正相去雖懸殊而所關在一間邪者進則正者或變而爲邪正者進則邪者可化而爲正也唐舉魏徵而隋俗盡革宋舉司馬光而熙豐頓改及其後也用一林甫而立仗斥遠用一章惇而狎小充廷夫子此言其千古之金鑑乎遲得益友交相論難卒以發明厥後商也日益遲也無聞然則達與未達之間可以決進與不進之幾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

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錄日子貢之質幾於上智而不能優入聖域者從事高遠也
曾子之資限於才魯而能卒傳道統者能近取譬也當時問
者多矣舉其事設其辭似於中有所得也而不知文可博施
不可博愛可汎仁不可汎子貢之學蓋有得於博而未及於
約宜乎泛而不切也夫欲立者卓爾之謂也欲達者躍如之
謂也二者皆所以約之於禮也以是爲防後世猶有博愛言
仁者然則非原道之失也因文見道之失也因文見道謂之
不能約禮也亦宜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錄曰賜於是時蓋已覺今是而昨非矣故又問爲仁若所謂
請事斯語者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非率爾之謂也有大夫
之賢誘掖獎勸之於上有士之仁薰陶漸染之於下則不覺
其卓然而立豁然而達矣不則獨立無助焉能率人孤陋寡
聞何以表物此求仁之所以重朋友哉

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
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錄曰張之請問非淵之請目也故就其所不足而言夫恭與

引道錄
卷之三
泰反寬與虐反信與違反敏與怠反惠與賊反以張之務外
好高未必不以堂堂爲恭以無拒爲寬以色取爲信以卒遽
爲敏以慢令爲惠則五者之效便茫然矣此造就之深意因
病之良藥與他章五美四惡同一意也

按夫子答諸賢問仁有內外之異窮達之殊全體一節之
各造皆因其材力所近或矯其氣質之偏而詔以從入之
路及其成功元無二致蓋仁道統四端兼萬善語其大則
天地萬物并包畢貫而莫或有遺語其細則靜虛動直深
入幾微而莫測其際在上而出身加民不特經緯萬端直
可彌綸六合而於仁非有加在下而寂寥爾室卽一事無

可見一念無所營而太和元氣充溢流動四體之間自與
造化默契而於仁非有歉是故博施濟衆固仁而樂在疏
水曲肱簞瓢陋巷亦仁也恭寬信敏惠先之居處徵諸與
人而無非仁而克復敬恕卽邦家天下以驗吾心亦無非
仁也自詡言與事賢友仁一節推之以至視聽言動莫不
循禮則與仁爲一全體皆仁不但三月不違已也要之爲
仁由已惟仁爲已任則不見其難不期其獲而天下歸之
不仁者自遠是豈由人乎哉夫道莫大乎仁學者莫先於
求仁而爲仁之方備於聖門之答問其辭或異其指歸無
異於此叅稽而會通之其庶幾矣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錄曰此仁字是渾然全體乃天道之本然也與平日門人問答一言一事者不同則吾豈敢亦不自滿假之意非特謙己之辭也爲不厭誨不倦則駸駸乎純亦不已之天矣若遽以爲已聖已仁不惟滋學者之惑其實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此惟全體不息者能之豈門弟子所可學哉

按集註夫子謙言已無知識與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之類未必有當聖心也蓋聖人之言由中達外豈有虛辭飾說以啟後人疑似之理故曰何有於我曰是吾憂也曰我無

能焉蓋實見夫天下事理本無窮盡吾人造詣原無止足在一日則盡一日之進修歷一年則有一年之得力觀志學章可見也常人未知不厭不倦之樂往往修道德之邊幅襲理學之陳言輒自夸詡覬博虛名不知的然之際識者早已窺見至隱豈識所謂聖不自聖雖休勿休者乎惟聖人法天行之健則其欲然不足之懷不覺實心吐露所謂甘苦自知者而謂故作謙讓不遑之說以示後世學者何其淺之乎窺聖人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錄曰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車馬輕裘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彼之不耻者爲克己之至此之無憾者爲及人之公然必先
堅不耻之志而後能廓無憾之心故夫揚揚過閭里有識者
所共鄙而楚楚若蜉蝣有志者所不爲曾足爲由也多乎此
其所以共敝無憾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
也然而未仁

錄曰聖門之教以求仁爲的而七十子之所學必以仁道爲
歸若曾子之吾日三省與子游之學道愛人其視張不啻倍
蓰之相去苟以世俗交情而論孰肯箴其病而藥之哉可見
以友輔仁之實不虛美不掩瑕責其所難救其所失其於友

道爲至篤非仁而何

漢書董仲舒少修奮志勤學下帷講誦弟子傳習者以久次相
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進如此進退容止非禮
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景帝時爲博士後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
兄也素驕而好勇仲舒以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一日王問越王
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仲舒
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何如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
之况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越本無一仁

錄曰先儒稱仲舒有儒者氣象愚竊謂升堂矣何也樊遲聖

引道錄 卷之五 十一
門高第尙麓鄙近利夫子告以先難後獲終未能達如仲舒
三策明君兩相驕主難不如獲未嘗有愠見之色設以賈誼
處此不免悔吝叢生此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非無當之
虛言乃踐履之實事管晏羞與爲伍矣若其下帷講誦庶幾
時習之悅學士師尊無忝朋來之樂以至人莫見其面三年
不窺園豈非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乎雖坐杏壇之側與諸
子並驅當無愧矣

按漢承嬴秦後六經離析百氏縱橫仲舒獨昌言孔子之
道由是立學校之官重茂材孝廉之舉可謂漢四百年識
正學者矣觀其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授深得孔門傳習

之遺其正誼明道之言卽先難後獲之旨也尊聞行知之
言卽博學篤行之功也其言災異一皆原本道術引據經
傳不雜禳祥識緯之書如京房劉向之徒所云者乃主父
偃私見嫉之竊其橐以上而呂步舒者廣川弟子也不知
其爲師說漫謂語近譏刺致下詔獄幸遇赦免朋友之仁
安在哉真西山稱仲舒始終守正可以遊於聖人之門而
劉歆以爲未及乎游夏則過矣至其少治春秋三年精進
而繁露一書聞舉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恐當
時好事者附會之未必果出其手也

黃憲年十四荀淑遇于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曰

子吾之師也既而語袁闕曰子國有顏子識之乎闕曰見吾叔
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
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
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
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郭林宗
少游汝南先過闕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其故林
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
之不清滄之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
仕暫到京師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錄曰范曄論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
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余曾祖穆侯
謂憲隕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
方若及孔門其殆庶幾此愚於東京之士獨於憲有取也

性理宋濂溪先生周敦頤聞道最早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
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
及嫖嫫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嘗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伊
尹顏淵大賢也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
則亦不失於令名見牕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胸
中生意勃如也作太極圖易通諸書妙契千百年不傳之旨上
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之緒河南程珦使其二子顥頤往

受學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於此故顛
之言曰自吾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
學於伊川未悟造訪濂溪留對榻夜談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
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

錄曰孔顏之所樂龍德而正中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其胸次
悠然直與萬物上下同流可得而測度之乎茂叔之所希龍
德而隱者也君子以成德爲行藹然如和風皓然如皎月可
得而矯揉之乎是殆天之所授以開萬世道學之傳其所得
於觀感者不但吟風弄月他日傍花隨柳均是一道此聖人
所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益豈泛然語言文字比乎

按元公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直接義
畫統緒俾下學知可馴致於上達薄俗漸可返治於淳龐
嘉惠後來厥功甚大乃象山謂其說出自老列朱震謂其
圖得自希夷傳之种穆或又謂當時但指畫以示二程無
所謂書或謂二程言語文字甚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
濂溪所爲或謂濂溪曾與胡安國同師霍林寺僧壽涯故
其學本釋氏訟議呶呶殊不知老莊所言道在太極之先
漢志太極函三爲一柳子無極之極皆指氣言而此所謂
太極專以理言其說本諸夫子贊易而無極則指此理之
無形者言與太極非有二理并無先後也極者至極之謂

引道錄 卷之三
太者大無以加之謂蓋天下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
甚大理則無形象可見無聲氣可聞無方所指而實充
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
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謂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意黃
勉齋謂卽天命之謂性也元公精密嚴恕不少矜夸故當
時無知者從游惟二程子又無人可以語此是以不輕示
人且以仁義中正爲主正與二氏相反豈得爲異端附託
邪朱子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足破羣疑矣

明道先生程顥自十五六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反
求六經而自得之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
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
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有高才明智膠於
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
而後可以入道所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
充其量云

錄曰孔門諸賢顏子居四科之首當時稱爲好學曰不遷怒

不貳過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有若無實若虛而以大程夫子方之非其所優爲者與觀其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一團和氣固未嘗遷怒貳過也充養有道見於聲容望之崇深弗敢慢也遇事悠然從容不迫測之誠欵弗敢措也何嘗妄言妄動乎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又豈非若無若虛邪此其於諸儒之中獨得其粹而無與匹者使天假之年其詣寧可量哉

伊川先生程頤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時安定胡公方主教問以顏子所好何學先生著論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極凶然學者必先明諸心知所性然後力行以求至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顛沛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安定得其文大驚處以學職呂希哲師事之力行好古安貧守節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不至於聖人不止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嘗言爲士者

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宴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

錄曰濂溪之所尋者孔顏所樂何事也安定之所試者顏子所好何學也可見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一以道德性命大聖大賢爲依歸此有宋一代道學之傳度越前古而世道之隆風俗之美所由開也

按宋儒學行之篤並生一家者古今來無如二程蓋皆自十四五歲時便有志斯道以爲孟子而後聖學不傳慨然以紹續爲已任故在野則後學受裁成之益居朝則君心資啟沃之功要皆本之正心誠意而明道先生多歷外任

尤著施行之效足破後世迂疎無實之妄詆矣然兩先生氣象不同其造詣亦微有別明道天資粹美德性充完如渾金璞玉其與人春風和氣賢愚咸樂其度及臨事之際或直或婉隨宜應務必底於成劉中立從之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色其學一本於誠伊川嚴毅性成方行矩步爲禮法之士所稱而濶達自喜者或牴牾焉目爲狷介由其崖岍過峻也王巖叟薦疏云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洵無愧焉其得一主於敬總之兩先生身雖不見用於時而尋久絕之緒接千聖之傳賴以嘉惠後學無論着山蘇氏所不如卽西山蔡氏安定胡氏亦皆瞠乎

其後誠一代之偉人矣

橫渠先生張載學有本原力行好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嫠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

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存吾順事歿吾寧也伊川嘗言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錄曰二程天資明粹故一見濂溪安定聞孔顏樂處如目斯睹如手斯指無俟念慮思索此其明睿所照渾然無迹也橫渠大概有苦心極力之功無優游不迫之意故觀其言者始若未能暢然見後方始無惑此二程張子所由分也觀龜山反復辨難於前朱子委曲著論於後西銘至今盛行可見當時不惟以文會友而直以友輔仁矣

按明公於二程中表叔父行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早年馳騁於孫吳游情於釋老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卽撤虎皮講坐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所學而學之其進道甚勇致力甚艱當其令雲巖則訓民以敦本善俗主郡學則教士以少意科舉及校書崇文院銳意欲復三代治道以忤新法遽移疾歸與諸生講學大旨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每告人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所著西銘深明理一分殊訂頑一篇備言仁之全體龜山楊氏謂其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而程子答書謂其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朱子謂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

味深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倍要之最有功於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語淵源所自出於伊洛伯仲居多可謂畧尊卑而篤朋友之誼者矣

康節先生邵雍少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堅苦刻勵夜不就席者數年北海李之才聞其好學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說乎雍曰幸受教乃授以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曰願先生惟開其端毋竟其緒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之爲市園宅名其居曰

安樂窩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嚮慕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堯夫知之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然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善而隱惡有就學問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於天下

錄曰古人德器成就或得之天資之純或充以學力之富或涵於風俗之美先生三者具備所以挺然間出稱振古人豪也觀其受圖北海遠有端緒及與溫公申公張程諸賢燕笑終日一團太和元氣在師弟朋友間畧無疑滯人我之見使得從遊舞雩之下寧獨曾皙見與於聖人哉

按聖賢之所謂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曰理自其陰陽而言曰氣自其天地而言曰象自其奇偶而言曰數是理也氣也象與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故聖賢言理而數寓其中言數而理居其中至誠之前知不過斷之以理而已先生闡宓義先天之蘊著皇極經世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經之者元也紀之者會也始之者運也終之者世也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取十二與三十之數迭相爲用內聖外王之學直可經綸宇宙貫徹古今非小數自名者得以

窺其涯涘後世九流雜言射覆末技輒多假托先生以神其說孰知先生探易象春秋之奧溯皇王帝霸之原研精殫思三十載參諸天道質諸人事家國興替百世可知其所由來皆原一誠以爲本惟誠則心體廣大無非實理以實理照物之來何有不知又誠則心體虛明觸處瑩澈以虛明察物之幾豈有或謬故誠則不求知而自無不知若舍是而言前知未有不入於異端曲說者也

龜山先生楊時自幼穎異德器早成績於中者純粹而淵宏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不形

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之道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江東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胡五峰羅仲素皆其弟子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傳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悉出龜山云著有三經義辨

豫章先生羅從彥堅苦刻勵篤志求道耻爲辭章之學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其所由然少從吳國華遊聞龜山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焉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龜山熟察之謂可與言道已入羅浮山靜坐三年於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克然自得務爲明體達用之學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

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如此著遵堯錄八卷大畧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云

延平先生李侗生有異稟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于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里人鮮知之者見侗來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上書仲素曰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後者哉凡讀聖賢之書孰不願受經門下侗不量資質之陋妄冀先生啟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惟

日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仲素好靜坐嘗令侗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無復圭角學者比之冰壺秋月瑩徹無瑕自非吾曹可及

錄曰三先生者得周程之正傳開考亭之統緒初由洛水傳之龜山龜山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紫陽而道學乃大彰明於世其間絕續之攸關一綫之維繫真有舉世非之而不顧者真天之未喪斯文也

按秦漢以來千五百年師異旨殊孔子孟傳心要典或幾乎熄天故挺生二程倡道河洛間繼得三先生綿延其緒開

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儼然箕裘堂構之相承焉本支百世之不紊焉中立少成進士不赴官而願卒業於明道立雪於伊川跡其官祭酒罷王荆公配祀燬新經版破元祐黨籍足以伸正人之氣矣仲素聞伊川講易至乾九四爻乃鬻田裹糧詣洛從之謂聞所未聞歸而授徒守道尤篤不愧東南冠冕之號愿中見道最早學術通明終日危坐畧無墮墮之容生平不著書而接引後進問答不倦且言孔門弟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是以觀感而化某前時幸有所得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觀此則麗澤之益輔仁之功顧可須臾少哉

晦庵先生朱熹自少厲志聖賢之學父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_二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於延平爲同門友遣子從學延平稱之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先生亦曰自從延平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退然如將弗勝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內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乎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謹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

差道之正統端在於是

錄曰此朱子學問之淵源也以韋齋爲之父所以成之者遠籍溪白水屏山延平爲之師所以助之者深若乃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三言者先生之所自得始終造道不越乎此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所僅見也

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

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

錄曰此朱子道德之成就也觀其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惟闇然而日章或庶幾乎斯語北溪陳氏謂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蓋大本原處盡得程氏之傳故嘗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

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亾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下至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錄曰此朱子有功於繼往聖也自漢以來儒者穿鑿附會支離髣髴未有真知灼見若易傳詩序無慮數百家而註疏專門又皆浩博無要求其確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無以踰於今之傳註且一字一義莫不理明辭順蓋萬世學者指南與天地同其悠久者也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致泯沒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由孔子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後周程張邵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錄曰此朱子有功於開來學也自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以爲賢於堯舜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功豈在孟子下乎至今學

者玩其辭求其義終身受用無有窮已而不知當時極深研
幾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月不息雖疾病支離至諸生
問難則脫然沉疴之去體此其至仁之德無問賢愚大小少
長貴賤周徧懇至亘千古而莫與京者也

按朱子登第五十年仕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章凡數
十上語皆格心之非刺時之弊其慷慨切直處有朋友之
間所難堪者而孝宗無少忤甚至夜半起讀每爲動容惜
未究於用爾大抵人心好奇先生示之以平平則高明者
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俗尙圓先生繩之以方方則脂韋
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故自先生去國韓侂胄勢日張何

澹誣之於前劉德秀論之於後而僞學之名自此起及沈
繼祖訐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未幾劉三傑劾之爲逆黨
姚愈稱之爲死黨於是攻僞學者日急方是時士之繩趨
尺步稍以儒名者率皆屏伏丘壑或更名他師過門不入
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且進諸生講學不
倦豆飯藜羹日與之共晏如也嘉泰初學禁稍弛始得還
職賜諡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垂
之千古勉齋黃氏曰是天所以相斯文而篤生哲人以大
斯道之傳也而當時小人且欲以利祿輕重之是何異鴟
鴞得腐鼠而嚇鷓鴣邪

南軒先生張栻生有異質父忠獻公浚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遊胡五峰之門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退而若有所得以書質焉胡公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由是益自奮厲直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自警策所造旣深猶未敢自足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日玩索講評踐行體驗然後昔之所造愈精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皆瞭然心目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凡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其教人必使先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嘗

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每誦斯言必加三嘆

錄曰自義利之說不明而人心之害孔棘當靖康之變國事至此極矣有人心者自宜奮不顧身倡大義於天下而乃以便安爲上策和議爲得計原其心止計利而不顧義耳惟敬夫父子爭之益力爲之益堅苟非真有見於天理之當然而非人欲之私僞安在其勇往不顧哉此其義利之辨身體而力察之初非托諸空言以欺世者矣

按宣公對孝宗言人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

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此真見理之精信道之確賢於董相之策遠矣自後召對凡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正朝野爭傳誦之及其知靜江而峒苗帖服撫江陵而羣盜遠遁是豈迂疎無術者乎其學亦頗與晦翁有針芥之契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別有所謂上達也使享年克永所進正未可量當時晦翁未嘗輕許人獨以宣公爲畏友聞其死嗟嘆不已曰吾道孤矣夫豈

偶然之故哉

西山先生真德秀當學禁益嚴時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修讀書記以性命者義理之源故以爲首性之發爲情而心則統乎性情三者一編之綱領也其目則仁義禮智信者天命之性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者率性之道也人所共由之謂道得之於己之謂德其實非有二也故繼之曰中曰一曰極曰誠皆道也而異其名故又繼之士之求道將何所始敬者學之本根故列於首次曰師道曰教法曰聖人而辨君子小人之分與吾道異端之別皆大學之事故又次之陰陽造化之理其畧已見性命篇未備者復以終焉其衍義一書以爲人君而

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事君之法此書所陳實百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近世大儒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故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崇敬畏戒逸欲爲誠意正心之要謹言行正威儀爲修身之要重配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爲齊家之要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

錄曰愚觀二書之義而竊比之斯錄所由作也凡引用先聖先賢以迄後代作者嘉言善行一準大學衍義而以錄曰起例參之已見至不主故常不膠訓詁此又不躪之愚意也夫當道學昌明之時家誦人習而徒守故常不如無錄矧義理無窮人心有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而執訓詁以自畫其進可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後生敢不黽勉思以企及哉就有道而正竊於真文公三嘆焉

按衍義一書內而身心外而家國日用常行言其不可不言者也而弘道諸錄獨抒已見不襲陳言斷章取義發所未曾經發者也曰不主故常者非於故常之外別有所謂奇特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蓋卽舊聞而互稽參考久之洞燭原委自然觸處旁通恍然躍然或據成案而另闢新

裁或反前言而衷爲定論雖是非曲折任意翻騰要皆按之時地而無偏質諸情理而不越縱合千百世卓識之流規矩之士悉其意義莫過其區別之端詳而迴出意表非好異也非故爲駁詰以訾警往哲也亦揆乎義之正而已倘徒掇拾殘膏剩瀋不求穎脫則聖賢行事何以道各不同史傳發明何以人執一論也哉曰不膠訓詁者非離訓詁之外別求所謂解說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蓋卽傳註而涵泳研求久之事理純熟自然心解神怡油然而曠然因其微開之端而竟其緒得其兼該之旨而廣其推雖譚言微中義例不拘要皆本言以闡意而非支離循意以立言

而非穿鑿縱使當年著作之手箋疏之儒生於今日猶茫然其探索之精深而更多曲暢由胸無宿滯也由有味乎其言愈引而愈出也惟虚心遇之而已若止從事摘句尋章不離窠臼則聲入心通何以聞一而知十因此識彼何以告往而知來也哉然則故常非泥而主之者泥訓詁非病而膠之者病此讀書稽古者所貴神明其意也

鶴山先生魏了翁自少英悟絕出人稱神童時方諱言道學旣登進士值韓侂胄史彌遠相繼枋用遂力辭詔命築室白鶴山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其爲學也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

典禮會通之大本乎平居屋漏之隱而極夫天地鬼神之著以爲聖賢之書由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頤門相尙雖卒莫得其要然古人之遺制前摺之緒言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子祖述發明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成語惟日不足所以博文多識之事若將畧焉矧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僞牴牾之相承旣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先生蓋有憂之故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

戴之記及取九經注疏正意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名曰九經要義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程氏徹上徹下之語也

錄曰愚觀鶴山之論而嘆今之學者尤不忍言焉攻口耳之筌蹄則傳註有所弗視取仕進之捷徑則名物若罔聞知其失不知底於何所而後已前此尙有存心講學一時聚而排之迄今寥寥無聞卒莫之怪而惟日趨於淺近卑陋其陷溺人心虧損治道非淺矣魏氏之憂孰能惕然悚懼乎此錄之所以孳孳不息也

按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君子以同道爲朋或近而一

堂或遠而尙論其間神交默契固非可以時勢拘利害奪也西山之學直以朱子爲歸鶴山之學上與周程爲友當是時僞禁方張正人短氣苟有一毫私欲之見而不盡出於天理之公鮮有不若將浼已者而西山安撫湖南日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庵張南軒學術源流開示士子人皆化之鶴山判潼川慨然疏請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俾學者知所趨向朝論躓之卒從其請嗚呼道學盛於宋而宋莫究其用且有厲禁焉死而褒之又何益也雖然亦可以見懿好之出於自然而直道猶行於三代以下矣迨理宗親政博採人望於是兩先生同日並召西山

進行義一書鶴山前後二十餘奏無非深明格致誠正之理邪正消長之機從此黨禁得弛正學復昌明於天下兩先生維持之力不可泯沒云

This block contain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light blue grid pattern.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The pattern is faint and appears to be a watermark or a faded page of text. The paper is aged and shows signs of wear, including yellowing and foxing.



